

## 似水流年

## 搭错车偶“游”首钢

在今年2月召开的北京冬奥会上,中国代表团运动员谷爱凌、苏翊鸣相继在首钢滑雪大跳台“雪飞天”摘得金牌,首钢滑雪大跳台凭借其极具中国风的外形和炫酷的工业遗存景观,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我在电视机前观看精彩的比赛时,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。

那是1991年,我在京西门头沟工作。那时早上8点上班,我在7点钟前坐上336-337路联运车即可。有一天,我出门晚

怕迟到,想乘地铁到古城站,再换乘联运车。当我急匆匆地从地铁口跑出来时,见一群人正在挤着上一辆公共汽车。我以为是那趟联运车,也跟着上去了。没过一会儿,我突然感觉不大对劲儿。正常情况下,汽车到古城路口应该右拐,朝北行驶才对。而这辆车却径直朝西,冲着首钢东门开过去了。直到我见到那个标志性雕塑——一只俯冲而下的雄鹰时,我才算彻底明白了:我上错车了。我着急

地喊道:“我上错车了,司机师傅,赶快停一下,我下车。”但司机没有搭理我,车始终在首钢的大马路上疾驶。我心想:“唉,完了!真是欲速则不达。”

还好,车上的首钢工人师傅们都挺热情。这个说:“老师傅,您别急。我们这是班车,接白班送夜班,一会儿就给您送出去了。”那个安慰我说:“既来之,则安之,您难得到我们首钢大院来,好好开开眼!”我想这倒也是,着急也没有用,难得来

这里,不如索性静下心来,观赏一下首钢的景致:那一座座高大的厂房、一根根纵横交错的管道和路旁一排排落满粉尘的松柏和梧桐树,令我目不暇接。汽车在首钢大道绕个圈儿,没用太长时间,我就随着下夜班的工人乘这辆车回去了。

北京冬奥会赛后,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世界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。以冬奥会为契机,首钢园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 孙家汇/文

## 记忆深处

1963年,我出生在唐山255医院。那时,父母大学毕业后听从党的号召,分别在云南和贵州列车发电站工作,就把我留给唐山的姥姥抚养。当时姥姥家大小小有10个孩子,都是我姨和舅舅们的孩子。

有一次,父亲出差路过姥姥家,看到这种情况后,就给母亲写信,让母亲无论如何将我带在身边。当时母亲在电站当书记,工作很忙,没有时间亲自来接我,就委托到唐山出差的王叔叔来姥姥家接我。

那年,我刚好5岁,第一次坐火车。火车上人挨人、人挤人,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,王叔叔抱着我,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我才来到贵州母亲身边。

刚到母亲身边,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幼儿园。幼儿园是临时

的,就我一个孩子,由一个阿姨照看我。刚离开姥姥家,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,我很不习惯,每天都哭闹。母亲没有办法,只好把我放到接我的王叔叔家。他爱人没有工作,在家看孩子,他家有3个孩子,老大、老二都是男孩,还有一个女孩,比我大1岁。有了玩伴,我就不哭闹了。白天,我在王叔叔家吃饭、玩耍,晚上母亲下班后,不管多累也要接我回家。路上,我趴在母亲的背上,母亲走在浓浓的夜色中,头顶着满天的繁星,耳听着火车的汽笛声。那是我见过的最多的火车,一排排,一列列,母亲和同事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。

我们那时住的房屋都是用草席临时搭建的,老鼠很多,每晚临睡时都能听见老鼠在房顶

上“咚咚咚”奔跑的声音。每天吃剩下的食物、糖果和鸡蛋都不能随意堆放,必须放在密闭的玻璃器皿里,否则会被老鼠叼走。有一次,母亲将买来的糖果放到玻璃瓶里,忘了盖上,第二天就一个糖果也没有了。

母亲经常开会,有一个星期天,母亲又去开会了,快吃中午饭了,还没有回来。我拿上饭票和饭盆上食堂打饭。那次打的饭,刚好菜里有条鱼,我自己没舍得吃,留给了母亲,母亲回来看到后,夸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。

有一次,我在王叔叔家吃饭时,吃了没有炒熟的豆角,导致食物中毒,叔叔一家人都住进了医院,我还算是比较轻的,就只是呕吐,什么也不想吃。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,急得团团转,她把我搂在怀里抱着,眼含

着热泪,这是母亲第一次抱我,我感到莫名的幸福。因为自从母亲生下我之后,就离开了我,我从来没有享受到母亲的温暖,所以,我流下了幸福的眼泪,对母亲说:“妈妈,我听话,我吃饭,你别哭了!”那时母亲工作特别忙,在那个特殊时期,她的心情也不好,吃饭时经常被叫走,随时被约谈,让她交代问题,是常有的事。

母亲还经常出差,每次出差、开会,都不得不带上我。会务组为了照顾我们母女俩,每次吃饭时,总是让我和母亲一桌。

在母亲身边待了两年,是我儿时最幸福的时光。1970年,到了我上学的年龄,因为母亲所在的地方没有学校,母亲又将我送回姥姥家。

刘晓红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飞鸽自行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生活物资紧缺,好多东西都是凭票证供应。当时,相关部门每年都会给各单位下发购买自行车的票证,但数量很少。我们机关几十人,一年也就发一两张票,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。结婚后,我还是靠走路上下班,所以,我很想买一辆自行车。

1985年1月,我们单位分配了两个买自行车指标,大家听后高兴极了,都盼着能得一张自行车票。经单位领导研究,决定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同志。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公布发放结果,可结果出来后,我还是没排上,心里难过极了。

那年春节后,一位领导看我走路上班确实困难,便把托人弄来的一张自行车票给了我。当他把那张买车票交到我的手里时,我非常激动。当天下午,我就跑到五金公司,买回一辆26型飞鸽牌自行车。有了新“飞鸽”,我每天都会对它精心保养,晚上还会把它推到屋里。我骑着新“飞鸽”上下班,引得单位的同事们羡慕不已。

如今,这辆自行车已经陪伴我30多年了。在这30多年里,除了更新内外胎、给轴承打黄油、更换了几次钢珠外,其它完好无损。 汪小弟/文

## 和母亲生活在贵州

## 图说往事

## 先进班集体合影



1978年上半年,我们唐山齿轮厂铸造车间化铁班被评为先进集体。同时,我们班还涌现出1名劳动模范、多名先进生产者,班内先后有6名共产党员,在生产一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厂工会派人来给我们拍合影,因班次安排,人员无法到齐,只来了10个人,我们就在车间外拍了这张合影。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。

阳刚/文并供图

## 我的启蒙老师

1945年,日本鬼子投降后,老百姓的日子安定了。那年,我7岁,到了该上学的年龄,可村里没有小学。

爷爷60多岁了,在外地念过书。他留着八字胡,常年穿得干干净净。爷爷有4个孙女,就我一个孙子,因此对我爱如珍宝。爷爷说:“我给你当老师,跟我上学吧!”

书房就设在爷爷奶奶的屋里。靠南窗下有一个炕,炕上放一个70厘米见方,50厘米高的方凳作为课桌,坐的是小板凳。将门帘一落,屋里很安静,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。

爷爷找来一本《儿童尺牍》作为教材。那是一本书信集,短小精悍,文白对照,语言通畅,适于阅读。爷爷站在炕下,先一字一字地教我认字,然后再一句一句地领读,直到我读熟全篇。随后,爷爷让我自己一遍遍地朗读、默读,用石板石笔书写,直至背诵,才算

完成作业。

我记得爷爷不大讲解,因此,我对课文的意思理解肤浅。爷爷虽然对我很疼爱,但教学很严厉。不过,如果我作业完成得好,他还给我奖励,每次的奖品都是一支当时稀有的铅笔,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。

晚上,爷爷就教我打算盘。爷爷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,我非常羡慕,因而我学得特别认真。后来,加法口诀、九九歌、九归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。

1948年,村小学成立了,经老师测试,我直接上了三年级。那时候提倡跳级,到了第二年,三年级的课本没念完,我就跳到了四年级。四年级刚刚念了几课,校长一次外出回来说,李赤城完小招五年级插班生。我们4个同学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应试,没料到一考竟考上了。4个人中就我最小,才11岁,这全是爷爷教育的功劳。 郑天峰/文

